

論太清《紅樓夢影》與《紅樓夢》的關係

吳宇娟*

顧太清(1799—1877)的《紅樓夢影》是現存最早由女性撰寫的白話章回小說。根據譚正璧《中國女性文學史話》著錄，汪端的《元明佚史》與陳義臣的《謫仙樓》已遺佚不可知¹，因此《紅樓夢影》的傳世，更顯珍貴難得。相較於顧太清的其他作品，《紅樓夢影》可說是倍受冷落的，例如《天游閣集》僅以手稿流傳，即能產生名噪一時的效應，而《紅樓夢影》的出版卻浮沉在紅樓續書的書海之中，長期以來更無人知曉此書的作者竟是著名詞人顧太清。

關於顧太清的研究，不論是專書²或是論文³，學界都已有相當的成果。

* 嶺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副教授

¹ 譚正璧《中國女性文學史話》第七章〈通俗小說與彈詞〉：「至於通俗小說的作者，我們僅發現了汪端與陳義臣二人，但她們的作品《元明佚史》與《謫仙樓》，今皆存佚不可知。」頁 349，天津：百花文藝出版社，1985。

² 現有專書：張璋《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；金啓琮《顧太清與海淀》，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01；張菊玲《曠代才女--顧太清》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02。

³ 碩士學位論文：吳光濱〈顧太清研究及東海漁歌箋注〉，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，1975；黃文吉〈清代六家閨秀詞研究〉(第七章 通達自許曲折盡致--顧太清詞)，國立彰化師範大學，2003；馬靖妮〈《紅樓夢影》研究〉，中央民族大學，2004；馬靖妮〈《紅樓夢影》研究〉，中央民族大學，2004；張雅芳〈文學生命的建構--顧太清及其詩詞研究〉，東海大學，2004.06。

期刊論文：豹軒〈顧太清的天游閣鈔本〉，《支那學》第 1 卷第 12 號，1921.07，頁 66-79；儲晚峰〈關於清代女詞人顧太清〉，台北：《國學月報》第二卷第 12 期，1929.12，頁 691-697；蘇雪林〈清代兩大詞人戀史的研究〉，武漢：《武漢大學文哲季刊》一卷 3 期，1930.10，頁 525-564 及《武漢大學文哲季刊》一卷 4 期，1931.07，頁 715-745；蘇雪林〈清代女詞人顧太清〉，《婦女雜誌》第 17 期，1931.07，頁 25-35；夏緯明〈清代女詞人顧太清〉，北京：《光明日報》，1962.09.20；孟森〈丁香花〉，《心史叢刊》三集，香港：中國古籍珍本供應社，1963，頁 343-365；褚問鵬〈略論滿籍女詞人〉，台北：《浙江月刊》第 10 卷第 5 期，1978.05，頁 25-50；金啓琮〈滿族女詞人顧太清和《東海漁歌》〉原載於《滿族文學研究》1982 年第 1 期，後收錄在張璋《顧太清奕繪詩詞合集·附錄五》頁 771；趙伯陶〈留得四時春，豈在花多少--太清及其詞論〉，《寧夏社會科學》1986 第 4 期，頁 96-100；黃世中〈清代第一女詞人--滿族西林顧春詞漫論〉，《文學評論叢刊》第三十一輯，1989.03，頁 385-397；趙伯陶〈《紅樓夢影》的作者及其他〉，《紅樓夢學刊》1989 年第 3 期，頁 243-251；趙伯陶〈莫須有的「丁香花案」〉，《滿族研究》，1992 年第 1 期，頁 60；趙伯陶〈關於滿族女詞人的幾個問題〉，《社會科學輯刊》1993

但是不可諱言的，多數學者著力於考證顧太清成謎的身世與名號，或是側重釐清丁香花公案的真相，更有大批的研究者傾力在顧太清詩詞的整理與研究，相對於小說《紅樓夢影》的探討耕耘，數量卻是明顯偏少。

自從《紅樓夢》在乾隆五十六年(1791)由程偉元正式刊刻出版以後⁴，其續書也就大量出現，這些續書的作者不僅藉此表達對《紅樓夢》的評論，又可借其聲名而附驥獲利，因此續《紅樓夢》在當時文壇已經成為一種時尚，特別是在乾隆、嘉慶、道光年間即有十餘種續書問世，如逍遙子的《後紅樓夢》、秦子忱的《續紅樓夢》、蘭皋居士的《綺樓重夢》、小和山樵(陳少海)的《紅樓復夢》、海圃主人的《續紅樓夢》、臨鶴山人的《紅樓圓夢》、歸鋤子的《紅樓夢補》、花月痴人的《紅樓幻夢》等⁵。相對於清朝其他的

年第1期，頁142-146；黃嫣梨〈顧太清的思想與創作〉，《社會科學戰線》1993.2，頁224-249；劉素芬〈文化與家庭--顧太清及其家庭生活〉，《新史學》1996年7卷1期，頁29-67；張菊玲〈西林春（顧太清）著《紅樓夢影》考證〉，收錄於《滿族歷史與文化》北京：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，1996.8，頁256-266；張菊玲〈中國第一位女小說家西林太清的《紅樓夢影》〉，《民族文學研究》1997.2，頁3-18；張菊玲〈為人間留取真面目--論晚清女作家西林春〉，《歷史月刊》1997.8，115期，頁107-116；鄧紅梅〈清代詞壇的奇花--顧春詞〉，《女性詞史》，山東：山東教育出版社，2000，頁452-588；吳敏〈論太清詞的藝術美〉，《民族文學研究》2001.01，頁68-72；盧肇興〈塵夢半生吹短發，清歌一曲送殘陽--清代女詞人顧太清和她的詞〉，《陰山學刊》第14期第1卷，2001.03，頁39-43；李杰虎〈論清代滿族女詞人顧春及《東海漁歌》〉，《河南社會科學》第9卷第4期，2001.07，頁127-129；趙伯陶〈清代第一女詞人的信史--讀金啓琮《顧太清與海淀》〉，《社會科學輯刊》2001年第4期，頁173-174；薛海燕〈論清代滿族女作家太清詞之「氣格」〉，《青島海洋大學學報》2002年1期，頁79-83；周茜〈疊雪裁冰詞絕妙，不共吹花嚼蕊--淺議滿族女作家西林春及其詞的藝術特色〉，《民族文學研究》2002.02，頁56-59；黃嫣梨〈顧太清的思想與社會家庭觀念〉，《清代四大女詞人--轉型中的清代知識女性》，上海：漢語大辭典出版社，2002.12。頁22-42；毛文芳〈閨閣才女顧太清的畫像題詠〉，《挑撥新趨勢--第二屆中國女性書寫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，台北：學生書局，2003，頁145-193；王瑜、馬衛中〈何期閨閣輩，傑出欲空前--清代滿族女作家顧太清論〉，《常熟高專學報》第3期，2003.05，頁53-56。陳水雲〈顧太清研究的百年回顧〉，《南陽師範學院·社會科學版》第3卷第7期，2004.07等等。

⁴ 有關《紅樓夢》脂本至今發現有甲戌本、己卯本、庚辰本、戚序本、有正本、列藏本、蒙府本、夢稿本、甲辰本、鄭藏本、己酉本、靖藏本（已遺失）等十二種。程高本刊刻印行前，《紅樓夢》一直以抄本形式流傳。程高本為120回本。

⁵ 關於《紅樓夢》續書的研究，參閱趙建忠〈《紅樓夢》續書的源流嬗變及其研究〉，《紅樓夢學刊》1992年第四輯，以及《紅樓夢續書研究》，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

紅樓續書而言，太清《紅樓夢影》始於光緒三年(1877)才出版，就時間而言是明顯偏晚的。

現今傳世《紅樓夢影》的版本，最早為光緒三年(1877)京都隆福寺路南聚珍堂書坊刊行，原書珍藏於遼寧圖書館與復旦大學圖書館；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《古本小說集成》套書，其中《紅樓夢影》即為聚珍堂版影本；另外1988年北京大學《〈紅樓夢〉資料叢書·續書》，則是根據聚珍堂版，由尉仰茹點校出版；再者1997年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《中國近代珍希小說》叢書，亦是根據聚珍堂版，由董文成、王明琦點校成書。

清朝乾隆、嘉慶、道光早期的《紅樓夢》續書大都以長篇、中篇為主，而且以程刻本為銜接的源頭；自同治、光緒之後則以中篇、短篇居多，內容或是承接程刻本，或轉而以借續《紅樓夢》為題，實際則是抒發一己之志⁶。太清《紅樓夢影》則是承接程刻本的故事衍續而來，從《紅樓夢》一百二十回接續，發展成為一部二十四回本的中篇章回小說。至於《紅樓夢影》寫作的目的、特色及價值，沈湘佩在《紅樓夢影·序》則作了以下的詮釋：

大凡稗官野史，所記新聞而作，是以先取新奇可喜之事立為主腦，次乃融情入理以聯脈絡，提一髮則五官四肢俱動。因其情理足信，始能傳世。

《紅樓夢》一書，本名《石頭記》。所記絳珠仙草，受神瑛侍者灌溉之恩，修成女身，立願托生人世，以淚償之。此極奇幻之事，而至理深情獨有千古。作者不惜鏤肝刻腎，讀者得以娛目賞心，幾至

社，1997；王佩琴〈《紅樓夢續書》研究〉，《紅樓夢學刊》1998年第四輯；林依璇《無才可補天--《紅樓夢》續書研究》，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9；陳璇〈《紅樓夢》續書研究〉，蘇州大學碩士論文，2003。

⁶ 清朝接續程刻本者如：逍遙子《後紅樓夢》30回(乾隆56年至嘉慶元年間)；秦子忱《續紅樓夢》30回(嘉慶4年)；蘭皋主人《綺樓重夢》48回(嘉慶4年)；陳少海《紅樓復夢》100回(嘉慶4年)；海圃主人《續紅樓夢新論》40回(嘉慶10年)；臨鶴山人《紅樓圓夢》31回(嘉慶19年)；歸鋤子《紅樓夢補》48回(嘉慶24年)；鄉嬛山樵《補紅樓夢》32回(嘉慶25年)；鄉嬛山樵《增補紅樓夢》32回(道光4年)；花月癡人《紅樓幻夢》24回(道光25年)；雲槎外史《紅樓夢影》24回(光緒3年)。借題發揮者如：吳趸人《新石頭記》40回(光緒34年)；南武野蠻《新石頭記》10回(宣統元年)；孽緣君《新紅樓夢》48回(晚清，發刊時間不確定)。

家弦戶誦，雅俗共賞。咸知絳珠有償淚之願，無終身之約，淚盡歸仙，再難留戀人間。神瑛無木石之緣，有金石之訂，理當涉世，以了應為之事。此《紅樓夢》始終之大旨也。海內讀此書者，因絳珠負絕世才貌，抱恨夭亡，起而接續前編，各抒己見，為絳珠吐生前之夙怨，翻薄命之舊案，將紅塵之富貴，加碧落之仙妹：死者令其復生，清者揚之使濁。縱然極力鋪張，益覺擬不於論。此無他故，與前書本意相悖耳。

今者雲槎外史以新編《紅樓夢影》若干回見示，披讀之下，不禁嘆絕。前書一言一動，何殊萬壑千峰，令人應接不暇。此則虛描實寫，旁見側出，回顧前蹤，一絲不漏。至於諸人口吻神情，揣摩酷肖。即榮府由否漸亨，一秉循環之理，接續前書，毫無痕跡，真制七襄手也。且善善惡惡，教忠作孝，不失詩人溫柔敦厚本旨，洵有味乎言之。

余聞昔有畫工，約畫東西殿壁。一人不知天神眉宇別具神采，非侍從所及。畫畢睹之，愧悔無地。此編之出，倘令海內曾讀《紅樓夢》者見之，有不愧悔如畫工者乎？信夫前夢后影，並傳不朽。是為序。
咸豐十一年，歲在辛酉，七月之望。西湖散人撰。⁷

在序文中可見沈湘佩對於《紅樓夢影》的刻意讚譽、維護與期許。第一段闡述《紅樓夢》的旨意，以「神瑛無木石之緣，有金石之訂，理當涉世，以了應為之事」，為寶玉涉世的情節，預留接續《紅樓夢》的正當性，再由第二段表明《紅樓夢影》「即榮府由否漸亨，一秉循環之理，接續前書，毫無痕跡」的合理化，其中對於以往續書為黛玉薄命翻案之作，則頗有撻伐之聲，認為與原書意旨相悖；又標榜推崇《紅樓夢影》中「善善惡惡，教忠作孝，不失詩人溫柔敦厚本旨」的社會教化功能，以導引出末段「前夢后影，並傳不朽」的讚許。

關於《紅樓夢》續書為黛玉翻案敘事的模式約略可歸納成三種--死而復生、死後轉生托生、三界互通--其實就是以林黛玉生死為主軸重新安排

⁷ 見《紅樓夢影·序》，頁1-3。《紅樓夢影》，古本小說集成本，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，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丁丑年(1877)京都聚珍堂刊本影印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。以下關於《紅樓夢影》引文皆是採用此版本，因為此版本為原刊行之原版。

情節的三種依據⁸。例如逍遙子《後紅樓夢》、臨鶴山人《紅樓圓夢》、歸鋤子《紅樓夢補》、花月癡人《紅樓幻夢》即屬「死而復生」型；海圃主人《續紅樓夢新論》、蘭皋主人《綺樓重夢》、陳少海《紅樓復夢》則屬「死後轉生托生」型；另外秦子忱《續紅樓夢》、鄉嬛山樵《補紅樓夢》、《增補紅樓夢》則為「三界互通」型。此三種模式雖然衍生的情節雖然未必臻於理想，卻已經呈現續本作者表達對於《紅樓夢》原書評論與褒貶的觀點。沈湘佩既然在《紅樓夢影·序》中明白指出，對其他續書為黛玉翻案情節設計的不苟同，當然她認為《紅樓夢影》是跳脫這些敘述模式之外。《紅樓夢影》的創作原則既立定「一秉循環之理」為中心，其實無異宣告小說著眼在現實生活的描寫。《紅樓夢》中黛玉既已香消玉殞，在《紅樓夢影》裡是不可能以上述的方式再與寶玉團圓，如此才不會落陷在與「前書本意相悖耳」的題旨。

太清寫作《紅樓夢影》的時間極有可能是在生活相對安定的晚年--即咸豐同治年間⁹。追溯太清醞釀寫作此書的原因，則與其夫婿奕繪的喜好，以及自身長期在榮王府的生活有關。奕繪曾在《觀古齋妙蓮集》留有一首〈戲題曹雪芹石頭記〉律詩：

夢裡因緣那得真，名花簇影玉樓春。形容般若無明漏，示現毗盧有色身。離恨可憐承露草，遺才誰識補天人。九重幹運何年闕？擬向
媧皇一問津。¹⁰

嘉慶二十四年己卯(1819)，二十一歲的青年奕繪有此之作，不論是「夢裡因緣那得真」的感觸，或是「遺才誰識補天人」的喟歎，都流露出他對曹雪芹與《紅樓夢》的關注和興趣。太清與奕繪相戀多年又結褵十四載，對於「夫婦擅朋友之勝」的兩人，興趣的交流，當然會互為影響；更何況太

⁸ 參閱王旭川〈清代《紅樓夢》序書的三種模式〉，《紅樓夢學刊》2000年第四輯，頁292-304；林依璇《無才可補天--《紅樓夢》續書研究》，第三章〈續書的內容與分類〉頁81-84；陳璇《《紅樓夢》續書研究》，下編頁23-29。

⁹ 太清〈消寒九首〉作於道光二十二年末(1842)，太清時年44歲，此九首詩全部用於《紅樓夢影》第十九回；咸豐十一年(1862)湘佩借閱《紅樓夢影》，大為讚賞並為之作序，且催促太清盡快完成，太清時年63歲，沈湘佩在同治元年(1862)去世時，太清寫《哭湘佩三妹》曾提及此事。張菊玲則認為太清在六十歲，即咸豐八年(1858)前後開始寫作《紅樓夢影》，參見《曠代才女顧太清》，頁26。

¹⁰ 見奕繪《觀古齋妙蓮集》卷二〈己卯古近體詩七十二首〉，頁370。

清在詩詞之中，曾多次以「紅樓」二字寫入，可見《紅樓夢》早在太清心中留有一席之地，並且對其文學創作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功用。

〈題畫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〉

四更殘月上，古道有人行。霜滿天涯路，紅樓夢未醒。¹¹

〈垂楊·秋柳〉

秋涼乍到。便長條晚跪地，柔絲縈繞。霧雨霏煙，無情不綰章臺道。夢迴十二紅樓悄。小橋外、夕陽偏照。閱行人一樹彎腰，帶六朝風調。

經過春風多少？任月白天空，驚鳥三繞。謝盡繁華，長隄落葉無人掃。青蛾不是當初貌。更對著、斷草衰草。蕭疏客舍，寒蟬聲漸老。

12

〈早春怨·春夜〉

楊柳風斜，黃昏人靜，睡穩栖鴉。短燭燒殘，長更坐盡，小篆添些。紅樓不閉窗紗，被一縷春痕暗遮。澹澹輕煙，溶溶院落，月在梨花。

13

曹雪芹的家世與滿族及滿族文化有著深遠的淵源關係¹⁴，因此《紅樓夢》的問世傳抄，不僅使得文壇生波，甚至上至乾隆皇帝，下至普通旗丁的滿族人，大都喜閱此書。金啓琮在〈榮王府與《紅樓夢》〉中曾經提及：

奕繪之孫鎮國公溥芸（1850-1902）也喜讀《石頭記》，他幼年的家庭教師承某之父，係《兒女英雄傳》作者文康的至友，他曾見過文康，據說文康深知《石頭記》的寫作背景及其未完稿梗概，溥芸曾將乃師所述文康之語筆之於冊，做為談《石頭記》的掌故。¹⁵

¹¹ 見《天游閣詩集》卷一。頁35。太清寫作此詩，時年三十六歲。

¹² 見《東海漁歌》卷一，頁201。太清此作三十七歲。

¹³ 見《東海漁歌》卷五，頁286。太清填此闕詞時四十八歲。

¹⁴ 曹雪芹祖居遼陽，其祖輩雖為漢人，然而滿清未入關之前，即以歸隸入籍滿洲正白旗。滿清入關，曹家世代為清朝內府官員，其曾祖母還曾是康熙皇帝的奶娘。從清初到曹雪芹為止，曹家雖是漢人，但已是清朝的百年望族，其家族對滿族文化的接受與被薰陶影響的程度，自然甚為深化。難怪紅樓學者周汝昌稱其為「滿化的漢人」。參見周汝昌〈滿學與紅學〉，《滿族研究》1992年第一期；陳伯霖〈《紅樓夢》與滿族禮俗文化〉，《民族文學研究》1996年第一期。

¹⁵ 見《愛新覺羅氏三代滿學論集》頁238。呼和浩特：遠方出版社，1996.08。

這則資料提供了三種值得思考的訊息：一則奕繪之孫鎮國公溥芸喜讀《石頭記》，而且特別留意此書資料，可能與其祖母太清撰寫《紅樓夢影》有關；二則可以觀察滿清皇族，雖然直至晚清，喜讀《紅樓夢》的風氣依然保留；三則兩部滿族小說作品--太清《紅樓夢影》與文康《兒女英雄傳》，皆為京都聚珍堂書坊刊行¹⁶，可能與溥芸的老師有所關聯。

至於《紅樓夢》與榮王府的關係，當時曾被影射過許多瑰麗的傳聞。金啓琮即曾多次介紹：

太清是奕繪祖母親王永琪西林覺羅福晉的內侄孫女，與奕繪的關係，恰如《紅樓夢》中的賈寶玉與史湘雲。奕繪的姊妹，也都能詩，所以清末民初外三營有一個傳說，認為《紅樓夢》是以榮王府為背景寫成的。其原因當即出此。其實並沒有這回事，這個傳說現已失傳。¹⁷

這則傳說當屬穿鑿附會，因為《紅樓夢》成書在前，奕繪太清之事發生在後，在時間上已經不符，更遑論其他¹⁸。但是一樣是滿洲世家的榮王府，這種特殊的身分背景，則是經常會引起外人過度的聯想與猜測。然而榮王府的生活經驗，卻對太清寫作《紅樓夢影》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。《紅樓夢影》雖是《紅樓夢》的續書，但此書中有關榮國府的描繪，有多處卻是複製太清在榮王府的生活場域。《紅樓夢影》的撰寫充滿著太清個人生命歷練的投射，名目上雖說是續書，卻處處流露出作者對現實世態的看法，她透過《紅樓夢影》的呈現，企圖表達自己人生經驗的過程以及體現人生價值的生活觀點。

¹⁶ 《紅樓夢影》於光緒三年(1877)刊行，《兒女英雄傳》則於光緒四年(1878)發刊。二書皆為京都聚珍堂書坊刊行。

¹⁷ 見金啓琮《妙蓮集與寫春精舍詞--奕繪清少年期的著作》，瀋陽：遼寧民族出版社，1989。

¹⁸ 見周汝昌《紅樓夢的真故事》下編·〈歷史的例證--鄂昌、胡中藻文字獄與《紅樓夢》傳說的關係〉(北京：華藝文化出版社，1995)一文，即分析奕繪、太清二人被附會成賈寶玉與史湘雲的原因：一為祖孫三代遞封榮親王(永琪)、榮郡王(綿億)、榮貝勒(奕繪)，其府俗稱榮府，遂使人一聯想到《紅樓夢》所稱「榮國府」。二為太清為榮親王老福晉的內侄孫女，正好符合史湘雲與賈太君的關係。三為太清於咸豐年間寫下《紅樓夢影》，易被人誤述與《紅樓夢》混同。四為曹雪芹也是罪家之後，流落到西郊外三營，更增添致混的原因。